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五十六

宋　王　稱　撰

列傳三十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也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為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束帛使過家為壽時人榮之徙淮南名還為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隨於詞命非所長也出知應天府徙揚州未幾除知

開封府仁宗為皇太子拜右庶子周懷政得罪隨坐假
與白金落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復降為祕書少監
知通州久之復給事中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人
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恩獎故坐法衆隨至下令
能自歸者免仍隷舊籍由是多所全活徙河南府入為
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明道二年除戶部侍郎叅知政
事景祐中進吏部侍郎知樞密院事遂拜門下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與陳堯佐同在中書

議事輒不合無大臣體以災異援漢故事請罷除彰信
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卒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
曰章惠隨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善佛慕唐裴
休之為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為建州刺史遂
居浦城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
之夫人救之得免二將後仕南唐為將攻破建州時仔
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

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旗於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不屠城君子知其後必大母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玉象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歸化縣稍遷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為翰林學士進承旨景祐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寶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仁宗

謂曰先太后臨朝羣臣邪正朕皆黙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故大用也元昊反命兼樞密使明年拜工部尚書為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慶歷五年拜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封郇國公徙河南府以疾引年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侍中諡曰文憲後知制誥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曰文簡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年怡然自得章獻后嘗遣内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一言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

進然陜西用兵呂夷簡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更秉政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為夷簡既罷殊衍仲淹弼亦去位而得象為相如故卒以老辭位云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善屬文號神童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西薦之得召試又試詩賦論殊自言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真宗異之因試以它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閣書明年復獻所為文召試中書為集賢校理連丁家艱真宗即其家起復

仁宗封昇王以殊為記室叅軍仁宗為皇太子為舍人擢知制誥除翰林學士為左庶子真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叅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槀進示不洩真宗以謹密稱之章獻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太后者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天聖三年以禮部侍郎為樞密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章

獻旨坐以笏擊者折其齒罷留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以教授諸生天下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為三司使復拜樞密副使未幾改叅知政事章獻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章獻以問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初章懿后上仙殊撰志文謂后無子及仁宗親政以殊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歷三年遂以刑部尚書居相

位充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陜西天下弊於兵殊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宫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及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仁宗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四年秋諫官孫甫

蔡襄彈奏殊擬章懿皇后志文事因言殊役官兵治邸舍懷安茍且無向公之心遂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殊既以事罷而仲淹等亦相次罷去徙知陳州又徙許州遷戶部尚書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醫留侍經筵提舉萬壽觀卒年六十三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殊性剛峻遇人以誠雖處富貴奉養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世賢士大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等皆出其門其擇壻又得富弼楊

察為文贍麗應用無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其篤學老而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

杜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也父遂良尚書度支員外郎衍幼孤及長舉進士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遥縣通判晉州知乾州安撫使以衍治行之優命攝守鳳翔二州之民爭挽之遷河東京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轉運使入為户部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出知荆南府

徙河北都轉運使遷樞密直學士知天雄軍召拜御史中丞會有詔與三司使副擇吏人能否而升降之有欲以事中衍者且揚語於外曰衍奏請盡黜諸吏吏僅千餘人詣衍第諠譁不可抑明日入對願窮治即推吏首惡抵於罪衍復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遷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又徙永興時西鄙用兵勞於調發至破産不能給衍為之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芻秣宿食來往比它州省

費什六七名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陜西兵久不解詔夏竦議攻守計竦列二策以上衍用守策與宰相議不能得請免不許慶歴三年為吏部侍郎樞密使范仲淹嘗出衍門下時為叅知政事數爭事上前衍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會契丹駙馬劉三嘏避罪來歸邉臣欲以官縻之諫官亦有請衍以謂本朝與契丹結好久不可以生事還之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衍為

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弊事以脩綱紀而行尤抑絶僥倖凡内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必面納之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行封還内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倖寖不説衍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韓琦亦以為可舉衍爭以為不可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黄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行以

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壻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為御史劾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罪衍謂羅織獄令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進用請屬吏衍不為置對又范仲淹富弼偕出宣撫言者隨攻之仁宗欲罷二人而衍又執以為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尚書左丞出知兖州衍為相凡百日而罷去明年上章願上印綬乃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而

得請以東宫三少致仕非故事葢宰相賈昌朝疾之故
公行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太師封祁國公行清介舊
無居第既退方葺舍南都出入如平日無軒冕者好吟
詩晩喜草書臨終戒後事皆有法作遺疏千餘言其畧
云勿以久安而忽邉防之戒勿以既富而輕財用之原
又請早建儲副以安天下心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
謚曰正獻
臣稱曰事有矯拂於人之情而吾獨不愧於中者公而

已衍相仁宗抑僥倖脩紀綱而圄以至公一時怨府有所不卹也昔姚宋罷斜封官而開元之盛實歸之衍亦多封還内降而仁宗賴以絶濫進之階慶歷之光明俊偉衍與有力焉烏虖衍之賢其知為治之體者與其得為相之道與

東都事略卷五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五十七至九下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　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貢生臣王嘉稷

東都事畧卷五十七

宋　王稱　撰

列傳四十

宋綬字公垂隨州平棘人也父皐直集賢院綬幼聰警其外祖楊徽之器愛之以徽之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真宗竒其文聽於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為集賢校理與父皐同在館閣世以為榮真宗祠太清宫以綬僉書亳州判官事入為左正言建言

比歲下赦令釋逋負稽期未報者六十八州軍請諸路選人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人除逋負數百萬擢知制誥為翰林學士兼侍讀章獻皇后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賛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録唐謝偃惟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典君臣正理論上之同脩國史章獻稱制既久仁宗未甞獨對羣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忤

章獻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章獻崩仁宗記其
忠且欲大用之為宰相張士遜所抑復入翰林為學士
兼侍讀詔綬定章獻明肅章懿二后祔廟禮綬援春秋
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章懿廟建名奉慈以
安神主仁宗從其議加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後唐初置
學士太平興國中為文明殿學士未幾殿災重建改曰
文德遂不復置學士至是又置焉綬言帝王之御下在
乎握威柄明功罪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

箔之門令陛下方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頸跂踵渴見聖政而刑政號令未見勝於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臣未能盡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所希望而因緣邪幸者遂取升擢者以為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自親政以來恩寵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葢大臣公為朋黨罔冒天聽朋黨相結其害實甚或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已意以進退人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蠧邦政太宗嘗云國

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黨猶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在今日仁宗大感悟明道二年張士遜罷遂為參知政事章惠皇后營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脩寺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仁宗曰此太后自出奩中物尔綬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忽興土木違近詔尔太祖常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

詆其罪曾不為恥豈若自不為之而使人無言望陛下深監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議初尚美人出宮而左右有以茶商陳氏女入宮者緣因間見曰陛下乃欲以卑賤者正位中宮乎會樞密使王曾宰相呂夷簡以為不可屢論列上前卒罷之時仁宗春秋方盛天下無事緣言曰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人心逸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之際銷禍於未萌之前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與臣猶願飭勵羣司交脩

庶職勿以治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戒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御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可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閑燕亦願陛下愛養聖躬節宣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百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景祐四年罷為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俄名知樞

密院事遷兵部尚書改叅知政事未幾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宣獻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二萬卷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善詞賦自以為不及也綬筆札精妙仁宗嘗取其所書藏禁中初仁宗郊祀綬嘗攝太僕卿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撰鹵簿圖以進所著有文館記事外制禁林甲乙祕殿遺札七集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由祕書省正字歷館閣校勘坐赴蘇舜欽

進奏院會出為僉書集慶軍判官時脩唐書以敏求為編脩官復校勘累擢知制誥脩撰仁宗實録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者敏求以為不可既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變服而練可以嫁娶矣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出知絳州實録成遷右諫議大夫復知制誥在職六年王安石用事以御史中丞吕公著嘗奏論青苗之害罷中丞敏求當制而安石改制進呈敏求即請解職未聽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裏行敏求又封還

其詞頭曰御史之官舊制須兩任通判方許奏舉後以資任相當者少始許舉通判未滿任者令定自幕職便處以糾繩之地臣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再請解職遂罷久之為史館修撰集賢院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卒年六十一敏求敏於記問文章質重訓詞誥命皆有程範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多就取正而後決著書闈前後集西垣制辭文集凡四十八卷東京志河南志長安志三川官下録春明退朝録韻類次宗室

譜又五十二卷補唐武宣懿僖昭哀六世實録百四十八卷敏求以力學被遇朝廷有文命事未嘗不在選中父子繼世掌史時以為榮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也少孤遊洛下因壟其考妣於緱氏而占籍焉舉進士調長社尉累遷兵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奉使契丹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升殿受旨若谷辭已即趨出章獻怒遂不遣出知荆南府駐泊都監王蒙正章獻姻家也恃勢為

姦利若谷以法繩之徙知潭州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刼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隷他州久復逸歸為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之條其前後罪狀磔於市盜遂息徙知滑州又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知壽州安豐芍藥陂孫叔敖所創為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集將盈則盜決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衆若谷因陂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全築自是無盜決者加集賢

院學士知江陵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并州自昔未有學若谷始建學於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閭常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則并坐悛者則久而釋之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景祐五年拜叅知政事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令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良恐懼臣亦無以立朝矣仁宗然之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贓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

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贓吏先聞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轉運司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贓則降黜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提舉自若谷始也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曰康靖若谷質厚長於治民所至郡邑人多見思一子溆

溆字獻臣始年十三獻其所為文授試校書郎天禧三

年除館閣校勘天聖中擢史館脩撰上時政十議一曰
國體二曰災旱三曰言事四曰大臣五曰擇官六曰貢
舉七曰科選八曰閱武九曰時令十曰入閤其議國體
曰令災沴既頻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賜或濫吏員滋
多甄别殊少近臣暫出外任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
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陛下號令一授
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
澄宂兵疲馬横賜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三朝出

入之數而撙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僭常暘若謂爵命僭差號令迭改令遣間使推存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食之理臣願陛下脩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未足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臣聞先朝有劉驥者輕為奏疏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押闔期在必行而近僞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正為此也願陛下於進退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令歲兩府遷易頗

頻其於政體似傷簡静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二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太宗嗣位唯一盧多遜後六年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吕蒙正張齊賢吕端而已當是時進則盡忠退則俻省益進退皆出睿斷也真宗景德以前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吕蒙正畢士安寇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有疑似之嫌誠信任無間而不重

以權故也葢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真宗嘗謂宰臣曰令四方無虞與卿等守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任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先朝嘗諭審官流内銓主判若灼有能績為衆所稱者密以名聞當特旨升擢願陛下引對之際一如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庸間以退黜庶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皇朝開

寳以前歳取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
偽國吏員益衆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願陛下約令歳
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准議科選曰吏部故事
選人格退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
觀其能否詞美者優以授職此有司銓品之式陛下親
御軒陛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禮部茂材異
等求出類之俊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書望更為嚴制
以草俛冐議閲武曰開寳通禮有四時講武儀國初疆

堞未平多親閲試按礟角射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閲之禮咸平初闢場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兵革不試三十年矣士不聞鉦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陛下按通禮厲兵講事而躬閲之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議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脩正願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至尊

升堂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凝庶績議入閣曰唐自寶
歷之後至五代猶或講求施及聖朝太祖五行其禮多
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諸仗設待制復轉對官崇元即
令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太
宗三行其禮復別定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設黄麾仗真
宗亦三行之其禮之廢向踰二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
景祐初知制誥自是五除翰林學士兩以人言不拜而
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學士亦皆再兼嘗知許

滑二州又知開封府以吴育言其在府任用吏改知鄭州徙河陽淑初在鄭州作周陵詩有倒戈之句議者謂淑引喻失當乃復自翰林出知應天府淑請侍養許之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吴奎言淑知應天府日親老及陳乞侍養無奉親之實有謀身之端嘗作周陵詩語涉怨憤昔轅固與黄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革命之事而帝深惡之葢以其非所宜言也且陛下事章獻皇后於母子之際無纖豪之間而淑誌呂夷簡墓

又有牝雞司晨之語寶累上德遂罷繼丁母憂服除又入翰林為御史中丞張昇論奏除知河中府累官戶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過人博學强記詳練典故與脩國朝會要三朝訓鑒圖閤門儀制所著文集共百餘卷

東都事略卷五十七

東都事略卷五十八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一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也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洛城縣為治有聲真宗幸澶淵以億掌機事通判陳澶二州時河決屬邑億集瀕河丁夫就民役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患平真宗嘗覽其文欲名試以親嫌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廹嫁

其嫂又誣從子為他姓而并其貲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醫億密致乳醫以驗決衆皆詘服知相州坐事降通判大名府名入為殿中侍御史淮南兩浙安撫使除開封府判官改河北轉運使丁謂忌曹瑋威名斥知萊州慮其或拒命乃以億馳往代攝其兵欲以中億葢億亦謂所不喜也既而瑋奉詔從知青州名為侍御史知雜事知臨江軍吳植託所親納金於宰相王欽若有詔下臺窮治植既除名

欽若釋不問三司吏茶法歲課不登億承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此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章獻外姻也妄傳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契丹主問億曰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本朝每遣使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甚推美之頃之出知亳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

故事歲當官出米六萬石以濟貧民當歲儉億先期數倍賑之故民不大乏又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還拜御史中丞上言維茂二州地接羌夷蕃部歲鬻馬令置官場永康非便請宜徙場沈黎境上以絶其覬㒺川之意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去仁宗復欲召入億言唐武氏已出居感業寺復召入宫終為唐室之禍乃已景祐四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億言天下承平之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

用之唃廝囉與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朝廷議以唃廝囉為節度使億曰二虜皆外臣今不能諭令解仇而因捷以獎之豈所以綏御四夷之道哉固執不可遂已四年為户部侍郎叅知政事億見天下諸路有奏攟拾官吏小過輒顔色不懌曰令天下太平聖上之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其持心如此以災異數發罷知政事除禮部侍郎知應天

府加資政殿學士徙成德軍改澶亳二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忠憲億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而絳縝位宰相維門下侍郎

綜字仲文始以父任入官舉進士為集賢校理擢同脩起居注使於契丹契丹主以其父子仍世奉使酌酒勸之綜亦起勸契丹主亦離席酬之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後復起居注擢知制誥綜嘗館伴敵

使敵人欲稱北朝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敵使
慙遂不復言卒年四十六綜子宗道元祐初為戶部侍
郎寶文閣待制

絳字子華少力學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甲科為
太子中允通判陳州遷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故事
享太廟百官前期習儀廟中絳言其非禮遂徙就尚書
省為開封府推官男子冷青自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
娠而出生青開封捕得以為狂人流汝州絳以青惑衆

非所宜追青窮治葢其母嘗執役宫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遷户部判官除右正言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龎籍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道死事連籍絳奏請窮治於是籍與開封尹吕公綽皆坐謫修起居注名試知制誥故事郊祀天子親閲警場絳曰致齋而觀鼓吹非禮也仁宗從之請外出知河陽名判流内銓李仲昌議開六塔而績用弗成以絳安撫河北絳劾仲昌首議費國虐民遂竄南方使還遷龍圖閣直學士拜

翰林學士仁宗遣使祈嗣於茅山絳因上疏願放掖庭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内臣養子以重絶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詔裁定内臣養子令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絳劾宰相富弼以張茂實爲先帝子而引用管軍將謀不軌遂家居待罪於是臺諫言絳論事不當罷知蔡州未幾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召還遷户部侍郎知開封府浹日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力因言差役

之弊害農業傷民財願更定其法神宗嘉之役議自此始矣遂領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夏人犯環慶絳請行即拜陝西宣撫使治兵鄜延遣偏將种諤出青澗趨銀州破撫寧開元諸帳築囉兀等城自高奴通河東塞詔兼河東宣撫使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遂出麟府兵徑虜中會囉兀城下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已而撫寧堡失守夏人急攻囉兀城慶州卒叛言者罪絳遂罷相知鄧州始

朝廷面授絳攻守二策絳選蕃兵馬七軍命諸將分領之又選募軍配卒及盜賊亡命為奇兵用种諤謀欲取横山使將兵城囉兀雪中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絳駐延州命諸將並聽諤節制又命蕃官王文諒自慶州出討環慶路聽文諒節制絳得空名告身宣勅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名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夏人出兵爭撫寧堡陷之又攻囉兀城絳命諸

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朝廷憂之乃罷兵而
棄囉兀撫寧云徙知許州加觀文殿學士明年進大學
士知大名府熙寧七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脩
國史絳繼王安石為相請置局中書鉤考用度以均節
邦計事多留滯不決踰月以疾辭位除觀文殿大學士
禮部尚書知許州徙太原府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
又領西太乙宫使絳乞納節遂拜金紫光禄大夫觀文
殿大學士復領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移鎮鎮江封

康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告老拜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莊重有體遇事敢為與人交久而益信之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云子宗師元祐中為兵部侍郎

維字持國幼篤志問學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非其好也闔門不仕宰相文彥博薦維好古者學安冷靜退富弼帥河東辟掌機宜文字又薦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

院祫享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為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為配主至於祫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毁廟之主皆出於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議論不一然大氐不過三義一則直推見廟最尊之祖為先即唐顔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嚮之位是也一則以追崇之祖别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

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惟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有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先是溫成皇后立廟用樂維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陳執中薨請謚維議以謂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

執中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詔謚曰恭維言責難於
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乞罷以祕閣校理
通判涇州神宗封淮陽郡王以維為記室參軍遷直集
賢院神宗遇維甚厚嘗與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
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神宗拱手稱善維嘗
采東平樂善之語以獻時為潁王擇妃維上疏以謂潁
王卜族授室宜歴選勳望之家審擇淑哲之媛考古納
釆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注

侍邇英講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閑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
者非聖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
之永對侍臣則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
義之道成敗之原今禮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玉音語
曰時然後言陛下之言此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
俟遷右正言知制誥知通進銀臺司修撰仁宗實録御
史吕誨等論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請追還前詔既而

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維言罷黜御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有旨舉臺官維舉呂誨范純仁頡王為皇太子以維兼右庶子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琦不押常朝班以為跋扈陶罷中丞為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是則御史中丞安得止

罷臺職而已令為翰林學士是遷也顧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遂請郡得知汝州召還修英宗實録兼侍講初英宗即位祔仁宗主而遷僖祖及神宗即位復還僖祖而遷順祖維上疏請如故語在兄絳傳為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等以直言罷黜維言陛下無以文仲為一賤士爾黜之何損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隙而進則為禍有不勝言者矣除端明殿學士知襄

州徙許州數月復除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時京師旱維上疏曰陛下憂閔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陛下痛自責已下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日畿内諸縣督責青苗錢甚急往往鞭撻取足至伐桑為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至於蠲除租税寛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

而不肯發望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於過於殺人也神宗命維草詔求直言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雨兄絳入相援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知許州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福宮神宗崩維赴闕臨宣仁聖烈皇后遣使降手詔勞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人情不難以己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思樂

困則思息鬱則思通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為本則民富常以憂民為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而行之則神孫觀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成聖德賢士聞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既又言六事一曰青苗蠲嵗散之法二曰免役除寛剰之數三曰坊場依祖宗法不可添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斂保馬六曰禁錢幣起知陳州名赴闕除兼侍讀提舉中太

一宫加資政殿大學士維言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囚廢故興兵問罪令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議者欲廢三經義維謂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必廢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知潁昌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師後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

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聽父居故里許之元符初復左
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
績字王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稍遷太常
博士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績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
晉襄墨縗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知洋
州代還為殿中侍御史言叅知政事孫抃保身持禄抃
遂罷免陜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吏議右府輒畫旨改
賜章服績以右府越職中書不論奏虧損國體劉永年

以外戚除防禦使鎮復言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勲績不許遷令遷永年何也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宦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仁宗爲罷向與永年而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英宗即位爲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夏國使至報諒祚亡秉常立求封册朝廷以上即位西人不入賀數犯邊遣績赴西驛責問來使神宗謂執政曰朕選用韓績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東除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

改集賢殿脩撰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指使傅勍夜被酒誤隨入州宅縝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死勍妻持血衣撾登聞鼓院以訴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曰寧逢乳虎莫逢王汝其酷如此久之復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熙寧七年北敵遣泛使蕭禧議代北地界禧行命縝報聘使還除知開封府明年禧再至復命館伴與禧往河東據圖分畫卒以分水嶺為界使還除羣牧使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官制

行易大中大夫拜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蔡確同秉政縝素不平確與章惇邢恕等妄貪定策之功誣罔太皇太后及確為山陵使縝於簾前具陳確姦狀由是東朝與外廷備知之裕陵復土確使還欲進用其屬高遵惠又以張璪為郎官韓宗文為館職宣仁以問縝縝曰遵惠太皇太后之族璪乃璪之弟而宗文臣之姪擢任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也乃止縝相未期年諫官孫覺蘇轍王覿

御史劉摯論縝操心深嶮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
相期之在先朝奉使無狀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敵邊
人怨之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除光祿大夫觀文殿
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拜武安
軍節度使知太原府徙鎮奉寧知潁昌請老除中太一
宮使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
司空縝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叙無功
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臣稱曰昔袁安未曾以臧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擿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綘適於同維適於正縝適於嚴烏虖維其賢哉

東都事略卷五十八

東都事略卷五十九上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二上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蘇州祖賛時仕錢氏為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故冐朱姓名説舉進士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毁譽歡戚

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為楚州糧料
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
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
相王曾見而奇之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及終喪乃
歸宗易令名時晏殊在京師薦一士為館職曾謂殊曰
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他薦乎公宜更薦范仲淹也殊
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章獻明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

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仲淹上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若奉親於内則有家人禮令稱觴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法殊謂仲淹曰此豈君所當言邪仲淹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己羞仲淹所言正論也公反以為罪乎殊慙無以應仲淹又上疏請太后復辟以為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政日月持久令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臣願陛下保慶壽於長樂卷収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

之養遂出通判河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名為右司諫章獻崩言事者希旨多言章獻時事仲淹諫曰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章獻有遺命以太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號也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由是罷其冊命歲饑出使安撫東南所至除淫祀賑乏絶民有食烏昧草者擷草以進請示六宮

貴戚戒其侈心因陳八事以諫會郭皇后廢仲淹上書諫不報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閤諫仁宗遣中貴人諭令詣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此乃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所為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奈何更勸之效昏君所為豈不為聖明之累乎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詔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事無所避知開封府

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謡曰朝廷無憂有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仲淹言洛陽險固而汴州四戰之郊急難則居洛太平乃都汴令洛宮本備巡幸可漸廣儲蓄繕脩之又言古之治亂繇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脩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進退遲速次序曰如此可以為公可以為私陛下不可以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指言治亂繫所

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仁宗因而質於宰相吕夷簡夷簡以為仲淹離間君臣至交論上前坐落職出知饒州余靖上疏言仲淹嘗言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令以一言觸大臣遽至黜逐非朝廷福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且嘗被論薦請從降黜歐陽脩移書諫官高若訥責其不言若訥繳奏之靖等悉坐貶當時謂之四賢一不肖一不肖指若訥也後徙潤越二州趙元昊反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

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為陜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是時延州諸砦失守東西四百里無藩籬人心危恐乃以仲淹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為法賊聞之弟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雍也又築青澗城以阨冦衝墾田二千頃復承平永平廢砦屬羌歸業者數萬戶時議諸路進討獨仲淹固守鄜延不

從及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爲書令去僭號告以逆順成敗之説甚辯見西夏事中元昊復有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坐奪一官知耀州未踰月徙慶州分陜西爲四路以仲淹爲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仲淹上攻守二策仁宗報之曰閲所奏二策思慮精密矣然將帥士卒累衂氣未甚振若幸於或勝恐非良謀備有克獲又煩守備若乃勤於訓練嚴加捍禦遠設斥堠制其奔

衡候時而動庶以養銳持久卿宜深體朕意與諸帥協心并力互相應援或有便宜密奏仲淹又言西戎背德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陛下憂邊之心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者之議卒不能合也臣前在延安初則請復諸砦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令臣領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攻其遠則害必至攻其近則利亦隨守以土兵則

安守以東兵則危臣所謂攻宜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於其間令奉詔俾嚴加捍禦俟時而動與隣道協心而共圖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騷動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隅遠在數百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願朝廷於守策之外更備攻術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臣前嘗遣人入界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論議歲年之間當有成事且自古兵馬

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帛富庶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仁宗嘉其議慶歷二年改邠州觀察使不拜州之西北有砦據後橋川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白豹金湯種落强悍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板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

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以為不可及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各萬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為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陜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

仲淹待諸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名之卧内屏人徹衛與語不疑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為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三歲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横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初西人籍為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仲淹所部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為民仲淹在邊其所施設

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也自仲淹坐呂夷簡貶羣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夷簡患之凡直仲淹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夷簡復相仲淹再起被用於是懽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兩賢之名拜樞密副使頃之與韓琦出巡邊為陜西宣撫使未行改叅知政事而以琦代使陜西會盜起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事聞富弼時在樞府議欲誅仲約以正軍法仲淹欲宥

之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又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令高郵無兵無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仲淹在政府欲放周官以六卿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仁宗方銳意政事仲淹每進見仁宗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再賜手

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詢以世務仲淹言天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廉吏農桑不課則民失業詔令屢更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以宿衛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旣欲改制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悅因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改資政殿學士知邠

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户部侍郎徙青州疾甚請潁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所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為人外和内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味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姑蘇之范皆踈屬而置義莊以周急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耻下至里巷及夷狄皆知其名字鄧慶之民與屬羌皆繪像生祀之其卒也仁宗

甚悼惜之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佑有行義以疾廢於家

臣稱曰仲淹之語憂樂信所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方其為書以遺宰相慨然有興王道致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馭軍執政皆無易此書者得非致君謀國之畧素已定於胸中與石介頌之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是誠知言哉

東都事略卷五十九上

東都事略卷五十九下　　宋　王　稱　撰

列傳四十二下

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為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初知武進縣又知長葛縣皆不赴仲淹遣之純仁曰純仁豈可重於禄食而輕去父母邪及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為政有惠愛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

初不隷縣有詔劾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建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隷縣自純仁始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為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叅知政事歐陽修等議欲尊崇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為之子與前代受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授告勑家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大后手書尊王為皇夫人為后純仁復

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闥異日或為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出通判安州徙知蘄州歴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陜西轉運副使名還除兵部員外郎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所變更純仁言驟變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問何謂圖不見之怨純仁曰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又論富弼在

相位不當以疾自為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掊克生民斂怨基禍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為憸佞所乘不可不察既而劉琦錢顗以論安石同時罷御史純仁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令在廷阿附者已衆奈何更以法驅之益指切安石神宗察其忠章弗下而純仁閤門請去乃罷諫院留脩起居注純

仁又申中書以為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謂曾公亮年高不退廉節有虧謂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辯不及中書以狀進又落修起居注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入見神宗問純仁兵法邊事對曰非臣所習也懇辭邊任不許屬郡流人道慶

稱寃按得寃狀郡將抑詰誣訟純仁挾情變獄詔移獄
北郡出御史治之純仁就逮郡人數萬號泣遮道久乃得
去獄成純仁坐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丐罷提舉西京
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復直龍圖閣知慶州擢天章閣
待制召還充侍講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后共政司馬
光入朝首改差役法純仁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
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
力為光言之是時初改熙寧按問自首法純仁奏立文

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明年進吏部尚書數日拜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純仁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録人之過太甚實繫國體宣仁后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

軾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
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元祐三年拜右僕
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覿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為辨君
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録歐陽脩
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傅致蔡確安州所為詩
上之為謗訕臺諫趣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於簾前開
陳方今聖朝宜務寛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
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

可開端也左相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繼上疏曰朋黨之起葢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令風俗猶以覲望為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為商鑑今責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可以化枉邪為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執事議蔡確責命也太師文彦博欲置之嶺嶠純仁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免大防不敢言唯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純仁與存上前論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且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臣之區區實在於此確

卒貶新州純仁亦力求罷乃以觀文殿學士知頴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夏人犯邊純仁自劾有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再徙頴昌名還復拜右僕射純仁前為相時有司請復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純仁以為壅之使高必難成功朝廷為出近臣行視還奏如純仁言乃止純仁既罷而河役復興及純仁再相復遣使按行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决人力為之敝純仁於事無所回同列或病之會

左相吕大防以揚畏為諫議大夫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宣仁后寢疾一日召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唯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賔唯勸仁宗盡子道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哲宗親政純仁因勸哲宗遴擇執政臺諫且言仁宗朝委任執政而臺諫實參論議可以為法然不可用非其人哲宗嘉納之蘇轍以論殿試策題引漢武昭為言哲宗怒擬非其倫貶汝

州轍不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畧史無貶詞

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哲宗意稍解轍平日與

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時士大夫覬望多詆元祐之政純

仁言章獻明肅皇后崩仁宗以言者多斥垂簾時事下

詔禁止望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令狂妄詆訐者已

多容之則累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詔書禁約

一遵仁宗故事全臺言蘇轍行呂惠卿告詞訕謗先帝

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

建議不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令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為成都路監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於是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頴昌府徙河南府又徙陳州章惇

用事吕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盛德向來章惇吕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聖念今趙彦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

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純仁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以其父執政日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諸子乃止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勞問初授光禄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宫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宫使召方倚為相而純仁

以目疾固辭許還潁昌里第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見
純仁為恨而純仁臨終亦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為恨也
口占遺表有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
顯皆權臣務快於私忿非泰陵實謂之當然命其門人
李之儀次第之純仁卒時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
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寛簡常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
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為布衣至宰相廉儉
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疏族没

之日幼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傅會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為非純仁意正平與之儀皆下御史獄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初蔡京欲結后戚故奏展向氏墳事下開封正平為開封尉往按視其地以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京坐贖金由此恨正平故誣以罪其後正平遇赦得歸遂不復仕云

臣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

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凛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説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為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純禮字彝叟以父蔭為祕書省正字稍遷三司鹽鐵判官以比部員外郎知遂州除户部郎中京西路轉運副使入為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以光禄卿名遷刑部侍郎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耒先在

病告中書省銀黄不俟参假令供職純禮扺敕謂耒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為一時為之聳動復拜刑部侍郎以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宫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為治純禮曰寛猛相濟聖人之訓令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寛之為患邪除禮部尚書遂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内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

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已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罷知頴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崇寧初落職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又責授静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純粹字德孺以門功稍遷至賛善大夫為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還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擢陜西轉運判官陞副使進直龍圖閣為京東路轉運使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敵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救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寳文閣待制初神宗問罪夏人取其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砦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卨在

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為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敵所陥官吏丁夫歸朝廷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而夏人服是時兄純仁以書與純粹論邊事云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中國與外國較勝負不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非也入為戶部侍郎出知延安府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以純粹棄地為非降直龍圖閣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時方經畧西羌乃改純粹知鄧州河南府滑州

坐元祐黨落職謫均州居住徽宗即位起知信州復以舊職帥延安又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鄧州居住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復徽猷閣待制俄致仕卒年七十餘純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為精詳為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東都事略卷五十九下